



# 异同与得失:《世说》与刘孝标《世说注》新论

王澧华

**摘要:**《世说》分类逐条、精简记述魏晋名士的佳言趣事,《世说注》则是对它的补充注释,前者意在风流鉴赏,后者则考证其真实性,可见二者有好尚与体类之异。研读《世说注》1880条注释,其重点在集史传以叙身世,备异闻兼究虚实,间或解释字词与典故,可见刘孝标的作注意图,重在《世说》真人逸事的史传相关性与传闻可信度。故《世说注》与裴松之《三国志注》为近,而与汉儒训诂文辞音义、训释名物制度之传统相背远。《世说》采缀近代名贤相传佳话,旨在彰显风范,而又不避习语,口吻酷肖,刘注以注史体例注志人小说,着意备异征实,而轻忽字词训释,在增强《世说》史学征信力的同时,也部分背离了原著的好尚立意与秉笔倾向,并由此带来顾此失彼、反客为主与凭空发难的注书缺失。

**关键词:** 世说新语;世说注;异同;得失

中图分类号:I207.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8634(2019)01-0039-(11)

DOI:10.13852/J.CNKI.JSHNU.2019.01.005

自《隋书·经籍志》著录“《世说》八卷,宋临川王刘义庆撰”,“《世说》十卷,刘孝标注”,<sup>①</sup>后世连类而及,将刘义庆(403—444)《世说》与刘孝标(463—521)《世说注》合为一书,直至《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亦著录为“《世说新语》三卷,宋临川王刘义庆撰,梁刘孝标注”,<sup>②</sup>至今不变。

回顾以往的论述与研究,对刘孝标《世说注》之成就誉之者多,对《世说注》体例论之者少,<sup>③</sup>而着重《世说》与《世说注》关系的专题论述,亦不多见。本文尝试从刘义庆编《世说》与注书义例来审视《世说》刘孝标注,探讨其间的异同与得失。

## 一、《世说》与《世说注》的异同之辨

1. 好尚不同:一为风流鉴赏,一在史实征信  
刘义庆在东晋时期生活了17年,与《世说》所载最后一批名士殷仲堪(?—399)、桓玄(369—404)及谢灵运(385—433)等人先后相接,从时间上有可能接闻历代名士口耳相传的逸闻轶事与赏誉品藻。刘宋时代风尚与晋末清谈玄风一

**基金项目:**上海高校高峰学科建设,资助中国语言文学

**作者简介:**王澧华,文学博士,上海师范大学对外汉语学院教授(上海200234)。

① 魏征:《隋书·经籍志》,中华书局1973年标点本,第1011页。

② 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884页。

③ 如张舜徽1943年曾撰《世说新语刘注释例》,后收入其《广校雠略》,中华书局1963年版;杨勇撰《世说新语刘注释例》,载《寿罗香林教授论文集》,香港中文大学1970年印行,后收入其《世说新语校笺论文集》;萧艾撰《刘孝标与〈世说注〉》,载《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一),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后收入其《〈世说〉探幽》,湖南出版社1992年版。即此三篇,对刘注义例,也各加赞誉,少有指瑕。





脉相承,历经近两百年的魏晋玄学——何晏、王弼的学术发端,阮籍、嵇康的竹林风流,王衍、乐广的玄学清谈,王导、谢安的清静治国,刘惔、王濛的风流之宗——在武力开国的刘宋一朝成为不可多得的文化遗产与精神财富。正因为如此,与刘义庆年龄相仿的宋文帝(424—453年在位),在元嘉十五年(438)立儒学、玄学、史学与文学四馆,玄学的学术价值在政府层面得到承认和重视,刘义庆也以藩王之尊,编撰为魏晋名士传神写照的《世说新语》。该书自《魏晋世语》(西晋郭颁)、《语林》(东晋裴启)与《郭子》(东晋郭澄之)推陈出新,自创义例而成就新编,论次旧闻,裁成义类,多角度记载汉魏两晋名士逸闻轶事、嘉言往行,大体因口耳相传而好语疏取,<sup>①</sup>截取故书而取其精妙。

与堪称名士知音的刘义庆截然不同,刘孝标早年贫寒,出生弥月丧父,童年在北魏举家为奴,甚至母子出家为僧尼。后还俗渡江,刻苦力学,人称“书淫”。而齐梁时代,士风以博学为盛,汇编总集、编纂类书、注解古籍成为一时风尚,成书于齐梁的《世说注》,对魏晋风流的感受与理解,就与刘义庆时代有了很大的差距。

比较刘义庆《世说》与刘孝标《世说注》,这样的差异处处可见。如“德行篇”第32条:

阮光禄在剡,曾有好车,借者无不皆给。有人葬母,意欲借而不敢言。阮后闻之,叹曰:“吾有车而使人不敢借,何以车为?”遂焚之。

刘孝标注:

《阮光禄别传》曰:“裕字思旷,陈留尉氏人。祖略,齐国内史。父顗,汝南太守。裕淹通有理识,累迁侍中。以疾筑室会稽剡山。征金紫光禄大夫,不就。年六十一卒。”<sup>②</sup>

家有好车而伤人之心得,累己之德,于人于己有损无益,此车何用?不焚何待?刘义庆借此一事,礼赞阮裕乐于利他的洒脱性情、富于慈悲的高贵情怀、勇于自责的惊人之举,但刘孝标只能据引史传,对主人公作家世背景介绍。

“文学篇”第7条:

何平叔注《老子》,始成,诣王辅嗣。见王《注》精奇,乃神伏曰:“若斯人,可与论天人之际矣!”因以所注为《道德二论》。

刘孝标注:

《魏氏春秋》曰:“弼论道约美不如晏,自然出拔过之。”<sup>③</sup>

注文与原文有关联,但只是起陪衬作用,而且忽略了何晏的学术风范。

“文学篇”第10条:

何晏注《老子》未毕,见王弼自说注《老子》旨。何意多所短,不复得作声,但应诺诺。遂不复注,因作《道德论》。

刘孝标注:

《文章叙录》曰:“自儒者论以老子非圣人,绝礼弃学。晏说与圣人同,著论行于世也。”<sup>④</sup>

作为作者,刘义庆可以对何晏以学术为公器的气度一再表彰;而作为注家,刘孝标只能据引书录简介何晏的学术渊源。

诸如此类,皆因时代思潮、思想观念带来精神境界与价值判断的差异,好尚不同,立意有别。

2. 体类不同:一以说部摘取精要,一以史部溯源补正

好尚不一,秉笔倾向也就各有侧重。刘义庆《世说》博采传闻,区分为笔记,取其精华,传之后世;而刘孝标《世说注》遍寻史传,逐条注解,重在追寻故事主人公家庭出身、字号籍贯、历任官职,追溯故事发生的时间、场地,抄录其他史传相关记载,或还原补充,或备异质疑。如此,则刘义庆《世说》趋于说部,而刘孝标《世说注》则归于史部;说部自出机杼,类多精彩,史家则溯源补正,归于严谨。试看其例,如“德行篇”第11条:

管宁、华歆共园中锄菜,见地有片金,管挥锄与瓦石不异,华捉而掷去之。又尝同席读书,有乘轩冕过门者,宁读如

① 《艺文类聚》卷四十八摘录《语林》:“晋孝武帝好与虞啸父饮酒,不醉不出。后临出拜,殆不能复起。帝呼人上殿:‘扶虞侍中。’虞曰:‘臣位未及扶,醉未及乱,非分之赐,所不敢当。’帝美之,敕左右疏取其语。于是为风俗,人相嘲调,辄云‘好语疏取’。”虞啸父即以“鲋鱼虾鲑”作“献替”对孝武者。

② 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3页。

③ 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第198页。

④ 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第201页。





故,歆废书出看。宁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

刘孝标注:

《魏略》曰:“宁少恬静,常笑邴原、华子鱼有仕宦意。及歆为司徒,上书让宁。宁闻之笑曰:‘子鱼本欲作老吏,故荣之耳。’”<sup>①</sup>

“任诞篇”第21条:

毕茂世云:“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

刘孝标注:

《晋中兴书》曰:“毕卓字茂世,新蔡人。少傲达,为胡毋辅之所知。太兴末,为吏部郎,尝饮酒废职。比舍郎酿酒熟,卓因醉,夜至其瓮间取饮之。主人谓是盗,执而缚之。知为吏部也,释之。卓遂引主人燕瓮侧,取醉而去。温峤素知爱卓,请为平南长史,卒。”<sup>②</sup>

《魏略》《晋中兴书》是当代史书,叙说传主身世经历,从容周至,刘孝标注援引,意在证实;而首见于《世说》的管宁割席分坐、毕卓持螯醉饮,则居然玄胜,令人过目不忘。

“政事篇”第23条:

谢公时,兵厮遁亡,多近甯南塘下诸舫中。或欲求一时搜索。谢公不许,云:“若不容置此辈,何以为京都?”

刘孝标注:

《续晋阳秋》曰:“自中原丧乱,民离本域,江左造创,豪族并兼,或客寓流离,名籍不立。太元中,外御强氏,蒐简民实,三吴颇加澄检,正其里伍。其中时有山湖遁逸,往来都邑者。后将军安方接客,时人有于坐言,宜糺舍藏之失者。安每以厚德化物,去其烦细。又以强寇入境,不宜加动人情,乃答之云:‘卿所忧在于客耳,然不尔,何以为京都?’言者有惭色。”<sup>③</sup>

两相比较,可知《世说》近似摘句,片言居胜,意味绵长;而刘孝标着意查检出处,照旧录出。“说

家”与“注家”之分,“说部”与“史部”之别,于此可见。

由此可见,刘义庆编《世说》,乐为两百年名流作群体列传,替魏晋宋名士作立体写真,对潇洒风流作存记、发点赞,是笔记体的小说家言,即中国传统目录学意义上的志人体小说;而刘孝标作《世说注》,则是依据当时存世文献,对原篇随文施注,乃是文献学家的索解注释之作。

## 二、《世说注》的得失探析

为他人之书作注,一是因为该书有注释的价值,二是因为该书有注释的必要,三是因为注家有注释的能力。刘孝标《世说注》无序跋,研读《世说注》的所有注释,重点是从各种史传中摘录人物谱系、家世、仕历兼及人品,次则广求近似记载,对《世说》所述名士言行作补证、质疑或纠正,另有少量字词或典故的解释。据此,则刘孝标注作的意图,乃是注重记载真人逸事之《世说》的史传相关性、与传闻可信度,前者具有注释的价值,后者显露注释的必要,而注家的能力与自信也借此展现。至于《世说注》于注书义例之依违,取舍之间,得失之论,以下举例论证。

### 1.《世说注》之类别轻重

初步统计,《世说注》共计1880条,<sup>④</sup>其中人物身世小传、故事他书异闻约计1370条,外加纠谬驳难47条,而词语与典故解释仅280条。其中得失,请看其例。

#### (1)集史传以注身世

《世说》为汉魏两晋名士逸闻轶事之汇编,重在嘉言懿行,秉笔清微简远,于人物身世甚至姓名字号概付阙如,读者时或茫然不解。而此为注家首要责任,也是刘孝标倾心作注的重点。例如“德行篇”第18条:

梁王、赵王,国之近属,贵重当时。

裴令公岁请二国租钱数百万,以恤中表之贫者。或讥之曰:“何以乞物行惠?”

裴曰:“损有余,补不足,天之道也。”

“梁王”“赵王”突如其来,令人有“不知有汉无论

① 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第13页。

② 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第740页。

③ 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第185—186页。

④ 每据引一书、注解一词、质疑一事,各计一条,但“另见”“已见”不计。《世说新语》全书1130条,无注者115条。





魏晋”之感,亦不知“裴令公”何许人也。读刘孝标注,则涣然冰释:

朱凤《晋书》曰:“宣帝张夫人生梁孝王彤,字子微,位至太宰。桓夫人生赵王伦,字子彝,位至相国。”《晋诸公赞》曰:“裴楷字叔则,河东闻喜人,司空秀之从弟也。父徽,冀州刺史,有俊识。楷特精《易》义。累迁河南尹、中书令,卒。”<sup>①</sup>

又如“政事篇”第15条:

丞相末年,略不复省事,正封策诺之。自叹曰:“人言我愤愤,后人当思此愤愤。”<sup>②</sup>

“丞相”是谁?“人言我愤愤,后人当思此愤愤”,其人为何要作此辩白?初读不免茫然。刘孝标从刘义庆同时代人徐广所作《晋纪》中抄示“(王)导阿衡三世,经纶夷险,政务宽恕,事从简易,故垂遗爱之誉也”,<sup>③</sup>借此阐释东晋名相王导的为政风格及东晋“愤愤之政”的特定内涵。

再如“德行篇”第24条“郗公值永嘉丧乱”、第34条“谢太傅绝重褚公”,“言语篇”第47条“陶公疾笃”,“贤媛篇”第5条“赵母嫁女”、第13条“贾充前妇”,无论地位高低,凡首见于《世说》者,刘孝标几乎逐一出注。由此可见刘孝标之用心所在与用力之深,这也是《世说注》的最大贡献。

## (2) 备异闻兼究虚实

《世说》采辑旧闻,又以简约玄淡为胜,只言片语,时或语焉不详,且有“或云”“一说”者。刘孝标以文献学家注小说家书,爬梳举证,于此得以大展身手。

如“方正篇”第8条:

高贵乡公薨,内外喧哗。司马文王问侍中陈泰曰:“何以静之?”泰云:“唯杀贾充,以谢天下。”文王曰:“可复下此不?”对曰:“但见其上,未见其下。”

刘孝标注:

《魏志》曰:“高贵乡公讳髦,字彦士,文帝孙,东海定王霖之子也。初封郟县。高贵乡公好学夙成。齐王废,群臣

迎之,即皇帝位。”《汉晋春秋》曰:“自曹芳事后,魏人省彻宿卫,无复铠甲,诸门戎兵,老弱而已。曹髦见威权日去,不胜其忿,召侍中王沈、尚书王经、散骑常侍王业谓曰:‘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废辱,今日当与卿自出讨之。’王经谏不听,乃出怀中板令投地曰:‘行之决矣!正使死,何所恨!况不必死邪?’于是入白太后。沈、业奔走告昭,昭为之备。髦遂率僮仆数百,鼓噪而出。昭弟屯骑校尉佃入,遇髦于东止车门,左右诃之,佃众奔走。中护军贾充又逆髦,战于南阙下。髦自用剑,众欲退。太子舍人成济问充曰:‘事急矣!当云何?’充曰:‘公畜汝等,正为今日。今日之事,无所问也。’济即前刺髦,刃出于背。”《魏氏春秋》曰:“帝将诛大将军,诏有司复进位相国,加九锡。帝夜自将冗从仆射李昭、黄门从官焦伯等下陵云台,铠仗授兵,欲因际会,遣使自出致讨,会雨而却。明日,遂见王经等,出黄素诏于怀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今当决行此事。’帝遂拔剑升辇,率殿中宿卫仓头官僮,击战鼓,出云龙门。贾充自外而入,帝师溃散,帝犹称天子,手剑奋击,众莫敢逼。充率厉将士,骑督成倅、弟济以矛进,帝崩于师。时暴雨,雷电晦冥。”《魏志》曰:“泰字玄伯,司空群之子也。”干宝《晋纪》曰:“高贵乡公之杀,司马文王召朝臣谋其故,太常陈泰不至。使其舅荀顗召之,告以可不。泰曰:‘世之论者,以泰方于舅,今舅不如泰也。’子弟内外咸共逼之,垂涕而入。文王待之曲室,谓曰:‘玄伯,卿何以处我?’对曰:‘可诛贾充以谢天下。’文王曰:‘为吾更思其次。’泰曰:‘唯有进于此,不知其次。’文王乃止。”《汉晋春秋》曰:“曹髦之薨,司马昭闻之,自投于地曰:‘天下谓我何?’于是召百官议其事。昭垂涕问陈泰曰:‘何以居我?’泰曰:‘公光辅

① 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第21页。

② 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第178页。

③ 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第178页。







数世,功盖天下,谓当并迹古人,垂美于后,一旦有杀君之事,不亦惜乎!速斩贾充,犹可以自明也。’昭曰:‘公间不可得杀也,卿更思余计。’泰厉声曰:‘意唯有进于此耳,余无足委者也。’归而自杀。”《魏氏春秋》曰:“泰劝大将军诛贾充,大将军曰:‘卿更思其他。’泰曰:‘岂可使泰复发后言。’遂呕血死。”<sup>①</sup>

以四部史书,七次引证,如此不厌其详,可谓郑重其事,此征信例。

“汰侈篇”第1条:

石崇每宴客燕集,常令美人行酒,客饮酒不尽者,使黄门交斩美人。王丞相与大将军尝共诣崇。丞相素不能饮,辄自勉强,至于沉醉。每至大将军,固不饮以观其变,已斩三人,颜色如故,尚不肯饮。丞相让之,大将军曰:“自杀伊家人,何预卿事?”

刘孝标注:

《王丞相德音记》曰:“丞相素为诸父所重,王君夫问王敦:‘闻君从弟佳人,又解音律,欲一作妓,可与共来。’遂往。吹笛人有小忘,君夫闻,使黄门阶下打杀之,颜色不变。丞相还,曰:‘恐此君处世,当有如此事。’”两说不同,故详录。<sup>②</sup>

“两说不同,故详录”,此备异例。

“贤媛篇”第17条:

李平,秦州子,中夏名士。于时以比王夷甫。孙秀初欲立威权,咸云:“乐令民望不可杀,减李重者又不足杀。”遂逼重自裁。初,重在家,有人走从门入,出髻中疏示重。重看之色动,入内示其女,女直叫“绝”。了其意,出则自裁。此女甚高明,重每咨焉。

刘孝标注:

《晋诸公赞》曰:“孙秀字俊忠,琅邪人。初,赵王伦封琅邪,秀给为近职小吏。伦数使秀作书疏,文才称伦意。伦封赵,秀徙户为赵人,用为侍郎,信任之。”《晋阳秋》曰:“伦篡位,秀为中书令,事皆决于秀。为齐王所诛。”按诸书皆云:“重知赵王伦作乱,有疾不治,遂以致卒。”而此书乃言自裁,甚乖谬。且伦、秀凶虐,动加诛夷,欲立威权,自当显戮,何为逼令自裁?<sup>③</sup>

“按诸书皆云”“而此书乃言”“甚乖谬”,此纠谬例。

其他如“方正篇”第39条“梅颐尝有惠于陶公”,刘孝标据《晋诸公赞》与王隐《晋书》,指出“有惠于陶是梅陶(梅颐弟),非颐也”;<sup>④</sup>“品藻篇”第22条“明帝问周伯仁:‘卿自谓何如庾元规’”,刘孝标下按语曰“按诸书皆以谢鲲比(庾)亮,不闻周顗”;<sup>⑤</sup>“假谲篇”第7条“王右军年减十岁时”,刘孝标下按语曰“按诸书皆云王允之事,而此言羲之,疑谬”;<sup>⑥</sup>“假谲篇”第9条“温公丧妇”,刘孝标下按语曰“按《温氏谱》,峤初取高平李啗女,中取琅邪王诩女,后取庐江何邃女,都不闻取刘氏,便为虚谬”。<sup>⑦</sup>诸如此类,皆刘孝标着力处,学者对刘孝标注之誉也多出于此。

### (3) 释字词以解疑难

刘孝标《世说注》究心于征引史传,对疑难字词与名物典故则关注较少,间有较为用心之处,如“言语篇”第70条:

王右军与谢太傅共登冶城,谢悠然远想,有高世之志。王谓谢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给。今四郊多垒,宜人人自效,而虚谈废务,浮文妨要,恐非当今所宜。”谢答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岂清言致患邪?”

刘孝标于“冶城”下注:

《扬州记》曰:“冶城,吴时鼓铸之

① 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第287—288页。

② 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第877页。

③ 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第688页。

④ 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第319页。

⑤ 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第516页。

⑥ 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第855页。

⑦ 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第857页。





所,吴平犹不废。王茂弘所治也。”<sup>①</sup>  
于“手足胼胝”下注:

《帝王世纪》曰:“禹治洪水,手足胼胝。”世传禹病偏枯,足不相过,今称“禹步”是也。<sup>②</sup>

于“日不暇给”下注:

《尚书》曰:“文王自朝至于日昃,不遑暇食。”<sup>③</sup>

于“四郊多垒”下注:

《礼记》曰:“四郊多垒,卿大夫之辱也。”<sup>④</sup>

于“二世而亡”下注:

《战国策》曰:“卫商鞅,诸庶孽子,名鞅,姓公孙氏。少好刑名学,为秦孝公相,封于商。”<sup>⑤</sup>

接连5条注解,全为训释字词。

另如“文学篇”第59条:

殷中军被废,徙东阳,大读佛经,皆精解,唯至“事数”处不解。遇见一道人,问所签,便释然。

何为“事数”?《世说》未言,读者茫然。刘孝标注:“事数,谓若‘五阴’‘十二人’‘四谛’‘十二因缘’‘五根’‘五力’‘七觉’之属。”<sup>⑥</sup>赖有此注,后世读者稍能得其端倪。

此外,如“言语篇”第38条“郗太尉拜司空”之注“朱博翰音”,“政事篇”第10条“王安期作东海郡”之注“宁越”,“任诞篇”第39条“王子猷诣郗雍州”之注“有大力者负之而趋”,“排调篇”第16条“王长豫幼便和令”之注“瓜葛”,“排调篇”第32条“谢公始有东山之志”之注“远志”“小草”,“轻诋篇”第26条“人问顾长康‘何以不作洛生咏’”之注“老婢声”,“假谲篇”第11条“愍度道人始欲过江”之注“旧义”“无义”,以及“汰侈篇”第12条“王右军少时”之注“俗以牛心为贵”,皆有益于读者读懂《世说》。然而,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刘孝标用心不足,缺憾不少。即如“谓若

‘五阴’‘十二人’……”等,注解语焉不详,读者不得要领。

## 2.《世说注》之阙失条辨

宋明至今,学者多称刘孝标为《世说》功臣,皆据其注之有益于《世说》而言。但刘孝标以注史法作《世说注》,似非刘义庆之知音。如“言语篇”第55条之“金城”,“容止篇”第20条之“嵚崎历落”,显系要点当注而未注;“德行篇”第22条之注“扶风王”,则属配角当简而琐碎;“政事篇”第3条之注“邺令”,纠缠枝节而较真;“容止篇”第2条“何晏傅粉”,据史籍之有无以定传闻之真假。而就注释原则论,《世说注》更有以下三点较为突出的缺失。

### (1)顾此失彼

例如,“言语篇”第26条:

陆机诣王武子,武子前置数斛羊酪,指以示陆曰:“卿江东何以敌此?”陆云:“有千里莼羹,但未下盐豉耳!”

刘孝标注:

《晋阳秋》曰:“(陆)机字士衡,吴郡人。祖逊,吴丞相。父抗,大司马。机与弟云并有俊才。司空张华见而说之,曰:‘平吴之利,在获二俊。’”(《陆)机别传》曰:“博学善属文,非礼不动。入晋,仕著作郎,至平原内史。”<sup>⑦</sup>

刘义庆采入“言语”,乃赏其言对之妙,而刘孝标注缕述陆机家世、入洛仕宦而不及“千里莼羹”,带来后世读者议论纷纭。律以注家义例,则是于意未足、于义未当。

### “文学篇”第76条:

郭景纯诗云:“林无静树,川无停流。”阮孚云:“泓峥萧瑟,实不可言。每读此文,辄觉神超形越。”<sup>⑧</sup>

很显然,《世说》彰显的是郭璞此诗妙不可言的幽远意境,也是表彰阮孚独得会心的文学鉴赏。而刘孝标注抄录王隐《晋书》“郭璞字景纯,河东闻

① 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第129页。

② 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第129页。

③ 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第129页。

④ 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第129页。

⑤ 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第129页。

⑥ 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第240页。

⑦ 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第88页。

⑧ 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第257页。





喜人。父瑗,建平太守”,抄录《(郭)璞别传》从“(郭)璞奇博多通”到“(王)敦忌而害之”百数十字,最后才注:“(此)诗,(郭)璞《幽思篇》者。”《幽思篇》全篇如何,他一字不注,但于《晋书》与《别传》则不厌其详;而阮孚何以“每读此文,辄觉神超形越”,刘孝标仅注“阮孚别见”。<sup>①</sup>

又如“文学篇”第78条:“孙兴公作《庾公诔》,袁羊曰:‘见此张缓。’于时以为名赏。”刘孝标不注何为“张缓”,何以成为“名赏”,却注引《袁氏家传》曰:“(袁)乔有文才。”<sup>②</sup>如此作注,显然背离了原著的用心与志趣。此之谓顾此失彼。

最典型的是“排调篇”第7条:

头责秦子羽云:“子曾不如太原温颀、颍川荀宇、范阳张华、士卿刘许、义阳邹湛、河南郑诩。此数子者,或寥吃无官商,或尫陋希言语,或淹伊多姿态,或讷少智谔,或口如含胶饴,或头如巾齏杵。而犹以文采可观,意思详序,攀龙附凤,并登天府。”<sup>③</sup>

刘孝标分别据引《荀氏谱》《世语》《晋百官名》《晋诸公赞》与《文士传》等书,对荀、张等人介绍身世与行事,且对子羽注“未详”,对“温颀”注“已见”,尤其是从《张敏集》中抄录《头责子羽》全篇,千字长文,不厌其烦。但是,他却对“寥吃无官商”“尫陋希言语”“淹伊多姿态”“讷少智谔”“头如巾齏杵”等疑难词句全无解释。

此类耽于人物传记、异闻偏记而忽略原文意指、忽略习语与疑难字词者,多有其例,如:“德行篇”第41条“初桓南郡、杨广共说殷荆州”,刘孝标注引《桓玄别传》《中兴书》等四书,而不注“尝因行散,率尔去下舍”;<sup>④</sup>“言语篇”第23条“诸名士共至洛水戏”,刘孝标引虞预《晋书》《晋惠帝起居注》《冀州记》与《晋阳秋》等书,遍注王衍、裴頠、张华等人身世行事,但对王衍所言“混混有雅

致”“靡靡可听”与“超超玄箸”不着一词,颇有违于刘义庆赏其言对之妙而编入“言语”的用心;“言语篇”第24条“王武子、孙子荆各言其土地人物之美”,刘孝标注引《晋诸公赞》《文士传》与《晋阳秋》介绍王济、孙楚生平,但对“其山嵎巍以嵯峨,其水洿渌而扬波,其人磊砢而英多”,不作解释,而是自作按语“按:《三秦记》《语林》载蜀人伊籍称吴土地人物,与此语同”;<sup>⑤</sup>“政事篇”第12条“王丞相拜扬州”,刘孝标注引《语林》《晋阳秋》而不注“兰阁兰阁”;“文学篇”第22条“殷中军为庾公长史”,刘孝标注“按《庾亮僚属名》及《中兴书》,辩(殷)浩为(庾)亮司马,非为长史也”,又注引《王述别传》,历数其家世名位,但对桓温那句凸显性格特征的“顾看两王掾,辄矍如母狗馨”,却置之不顾;<sup>⑥</sup>“贤媛篇”第18条“周浚作安东时”,刘孝标注引《八王故事》与《周氏谱》,历叙周浚家世与娶妻来由,谓《世说》称“妾”不称“妻”为“妾”,但对关键字句“得方幅齿遇”,却未加注解;<sup>⑦</sup>“任诞篇”第20条“张季鹰纵任不拘”,刘孝标注引《文士传》“(张)翰任性自适,无求当世,时人贵其旷达”,而不注“江东步兵”与“乃可(哪可)”;<sup>⑧</sup>“轻诋篇”第20条“蔡伯喈睹睐笛椽”,刘孝标注引《长笛赋》而未解释“虺瓦吊”。<sup>⑨</sup>诸如此类,与其书中之详注人物小传、穷究不得则必书“未详”等语,形成鲜明反差。

作为志人小说,刘义庆编《世说》,采入魏晋口语、习语数百条,传神写照,气韵生动,口吻酷肖,片言居胜;作为注家,刘孝标却勤于驳难,疏于释词,后世读《世说》者,或苦于求索其义、众说纷纭(如“辄矍如母狗馨”),或至于一知半解、不求甚解(如错认“下舍”为“私宅”或“客馆”)<sup>⑩</sup>,这些都归于刘孝标注“重史轻词”的注书之失。

① 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第257页。

② 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第258页。

③ 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第782—783页。

④ 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第44页。

⑤ 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第86页。

⑥ 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第212页。

⑦ 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第689页。

⑧ 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第740页。

⑨ 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第840页。

⑩ 是说参见吴金华:《世说新语考释》,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17—20页。仅此一书,其疑难字词考释即多达250条。此外,梁永昌、徐震堉与萧艾等前辈学者都曾发表过关于“《世说新语》字词札记”的专题论文。







## (2)反客为主

据前所论,临川与孝标有好尚之别,故秉笔倾向颇有异同,而《世说注》在顾此失彼之外,还时有反客为主之时。

例如“文学篇”第85条:

简文称许掾云:“玄度五言诗,可谓妙绝时人。”

刘孝标注:

《续晋阳秋》曰:“(许)询有才藻,善属文。自司马相如、王褒、扬雄诸贤世尚赋颂,皆体则《诗》《骚》,傍综百家之言。及至建安,而诗章大盛。逮乎西朝之末,潘、陆之徒虽时有质文,而宗归不异也。正始中,王弼、何晏好《庄》《老》玄胜之谈,而世遂贵焉。至过江,佛理尤盛,故郭璞五言始会合道家之言而韵之。询及太原孙绰转相祖尚,又加以三世之辞,而《诗》《骚》之体尽矣。询、绰并为一时文宗,自此作者悉体之。至义熙中,谢混始改。”<sup>①</sup>

曹丕《与吴质书》曾说孔融“其五言诗之善者,妙绝时人”,其时五言诗初兴,故曹丕称赞孔融于此擅长。简文帝两百年后套用此语,意在称颂许询五言诗独步一时,迥绝时辈,而刘孝标据引《续晋阳秋》之纵论诗史,将何晏、王弼、郭璞、孙绰与许询一并指嗤,不仅《世说》所载简文帝之赞全无着落,而且许询反而从受称美变成了被批评的对象。《续晋阳秋》所言并无不妥,但刘孝标此注似不足作为刘义庆对注家的期待。

“贤媛篇”第13条:

贾充前妇,是李丰女。丰被诛,离婚徙边。后遇赦得还,充先已娶郭配女,武帝特听置左右夫人。李氏别住外,不肯还充舍。郭氏语充,欲就省李,充曰:“彼刚介有才气,卿往不如不去。”郭氏于是盛威仪,多将侍婢。既至,入户,李氏起迎,郭不觉脚自屈,因跪再拜。既反,语充。充曰:“语卿道何物?”

刘孝标作注,据引《妇人集》《贾氏谱》《贾充别传》以及《晋诸公赞》,对李氏、郭氏皆有简介,对

李氏才情与命运各有交代,但他却在篇末写下三百字按语:

按:《晋诸公赞》曰:……《晋赞》既云世祖下诏不遣李还,而王隐《晋书》及《充别传》并言诏听置立左右夫人。充惮郭氏,不敢迎李。三家之说并不同,未详孰是。然李氏不还,别有余故,而《世说》云“自不肯还”,谬矣。且郭槐强狠,岂能就李而为之拜乎?皆为虚也。<sup>②</sup>

按语对《晋诸公赞》等三书歧义称“未详孰是”,态度客观而平和,但先入为主地论定“李氏不还,别有余故”,进而指斥“《世说》云‘自不肯还’,谬矣”;至于“郭槐强狠,岂能就李而为之拜乎?皆为虚也”,更涉于主观与武断。

“尤悔篇”第11条:

阮思旷奉大法,敬信甚至。大儿年未弱冠,忽被笃疾。儿既是偏所爱重,为之祈请三宝,昼夜不懈。谓至诚有感者,必当蒙祐。而儿遂不济。于是结恨释氏,宿命都除。

刘孝标注引《阮氏谱》曰:“牖字彦伦,裕长子也,仕至州主簿。”作为注家,于义已足,但他却在篇末自下按语曰:“以阮公智识,必无此弊。脱此非谬,何其惑欤?夫文王期尽,圣子不能驻其年,释种诛夷,神力无以延其命。故业有定限,报不可移。若请祷而望其灵,匪验而忽其道,固陋之徒耳。岂可以言神明之智者哉?”<sup>③</sup>始曰必无此事,转而又说若有此事则大谬不然,这种反客为主的倾向,是不符合注书体例的。

另如“德行篇”第27条“周镇罢临川郡”,“政事篇”第16条“陶公性检厉”,“雅量篇”第40条“太元末长星见”,“识鉴篇”第1条“曹公少时见乔玄”,“赏誉篇”第3条“谢子微见许子将兄弟”、第36条“谢幼舆曰‘友人王眉子清通简畅’”、第43条“刘琨称祖车骑为‘朗诣’”、第95条“许玄度送母”,“品藻篇”第80条“王子猷、子敬兄弟共赏《高士传》”,“自新篇”第2条“戴渊少时”,“伤逝篇”第12条“郗嘉宾丧”,“贤媛篇”第8条“许允为晋景王所诛”等,或过度解读,或偏离原旨,或据一己所见之书而判定“《世说》虚也”。

① 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第262页。

② 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第682—683页。

③ 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第903页。







此外,刘义庆为《世说》设36个门类,从“德行”到“仇隙”,意在多角度、多层次展现人物品行与作为,善善扬恶,不稍假借,即如山涛、阮籍、王戎、谢鲲、王导、谢安、王羲之、刘惔、支遁、桓温、殷浩、桓玄、王坦之等名流,各以其事杂居各类,如此才如实展现了名士的率性与污点、人性的复杂与真实;但是,刘孝标注却时有驳难,以致背离作者原意。即如王导,《世说》誉之者甚多,但也不乏负面记载,如“轻诋篇”第4条:

庾公权重,足倾王公。庾在石头,王在冶城坐,大风扬尘,王以扇拂尘曰:“元规尘污人。”<sup>①</sup>

“尤悔篇”第5条:

王平子始下,丞相语大将军:“不可复使羌人东行。”平子面似羌。<sup>②</sup>

“尤悔篇”第6条:

王大将军起事,丞相兄弟诣阙谢。周侯深忧诸王,始入,甚有忧色。丞相呼周侯曰:“百口委卿!”周直过不应。既入,苦相存救。既释,周大说,饮酒。及出,诸王故在门。周曰:“今年杀诸贼奴,当取金印如斗大系肘后。”大将军至石头,问丞相曰:“周侯可为三公不?”丞相不答。又问:“可为尚书令不?”又不答。因云:“如此,唯当杀之耳!”复默然。逮周侯被害,丞相后知周侯救己,叹曰:“我不杀周侯,周侯由我而死。幽冥中负此人!”<sup>③</sup>

对前两条,刘孝标一则驳难:“王公雅量通济,庾亮之在武昌,传其应下,公以识度裁之,器言自息。岂或回貳,有扇尘之事乎?”<sup>④</sup>二则断定:“王澄自为王敦所害,丞相名德,岂应有斯言也!”<sup>⑤</sup>对于第三条,刘孝标注引虞预《晋书》曰:“敦克京邑,参

军吕漪说敦曰:‘周顗、戴渊,皆有名望,足以惑众。视近日之言,无惭惧之色,若不除之,役将未歇也。’敦即然之,遂害渊、顗。初,漪为台郎,渊既上官,素有高气,以漪小器待之,故售其说焉。”<sup>⑥</sup>如此作注,撇开原文的主角王导及其自责,而归咎于局外吕漪之泄愤报复,借历史文献为王导开脱,笔法曲折微妙,但与原著的“尤悔”之目则大相径庭了。

### (3) 凭空发难

刘孝标以注史之力注《世说》,志在祛疑,但也颇有出于主观、拘于情理而发驳难者。例如“品藻篇”第51条:

世目殷中军:“思纬淹通,比羊叔子。”

刘孝标下按语曰:“羊祜德高一世,才经夷险。渊源蒸烛之曜,岂喻日月之明也。”<sup>⑦</sup>这是以齐梁儒家正统来约束魏晋放诞品目,隔代隔膜,难以取信。

“规箴篇”第21条:

谢中郎在寿春败,临奔走,犹求玉帖灯。太傅在军,前后初无损益之言,尔日犹云:“当今岂须烦此?”

刘孝标下按语曰:“按(谢)万未死之前,(谢)安犹未仕,高卧东山,又何肯轻入军旅邪?《世说》此言,迂谬已甚。”<sup>⑧</sup>谢安不仕,并不等于不可以暂入弟军临时陪护,刘孝标此等按语,皆涉于主观武断,刘盼遂于该条驳之甚详。<sup>⑨</sup>

“假谲篇”第5条:

袁绍年少时,曾遣人以剑掷魏武,少下,不著。魏武揆之,其后来必高。因帖卧床上,剑至果高。

刘孝标下按语曰:“按:袁、曹后由鼎峙,迹始携

① 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第826—827页。

② 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第899页。

③ 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第899—900页。

④ 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第827页。

⑤ 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第899页。

⑥ 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第900页。

⑦ 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第529页。

⑧ 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第570页。

⑨ 刘盼遂曰:“按本书‘简傲篇·谢万北征’条:‘谢公甚器爱万,而审其必败,乃俱行,自对主以下,无不必造,厚相逊谢。’是本书明言安在军中矣。又《太平御览》卷七百零一引《俗说》云:‘谢万作吴兴郡,其兄安时随至郡中,万眠常晏起,安清朝便往床前,叩屏风呼万起。’此亦之役谢公从行之旁证也。刘注之纠,是为失矣。”参见杨勇:《世说新语校笺》注引,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513—514页。





貳。自斯以前,不闻讎隙,有何意故而割之以剑也。”<sup>①</sup>以己所未闻或他书不载而质疑本书,并非作注之法。

“尤悔篇”第2条:

王浑后妻,琅邪颜氏女。王时为徐州刺史,交礼拜讫,王将答拜,观者咸曰:“王侯州将,新妇州民,恐无由答拜。”王乃止。武子以其父不答拜,不成礼,恐非夫妇,不为之拜,谓为“颜妾”。颜氏耻之。以其门贵,终不敢离。

刘孝标下按语曰:“婚姻之礼,人道之大,岂由一不拜而遂为妾媵者乎?《世说》之言,于是乎纰缪。”<sup>②</sup>即使刘孝标认为“由一不拜而遂为妾媵者”有违礼教,那也只好责备王济,不宜归咎于“《世说》之言,于是乎纰缪”。何况魏晋名士早就宣称:“礼岂为我辈设也?”

此外,如“假谲篇”第10条“诸葛令女,庾氏妇”叙寡而劝嫁事,刘孝标称“葛令之清英,江君之茂识,必不肯圣人之正典,习蛮夷之秽行。康王之言,所轻多矣”,<sup>③</sup>亦属想当然之词。

其他还有,如:“赏誉篇”第143条“谢公语王孝伯:‘君家蓝田举体无常人事’”,刘孝标以“(王)述虽简而性不宽裕,投火怒蝇,方之未甚”,认定“若非太傅虚相褒饰,则《世说》谬设斯语也”;<sup>④</sup>“贤媛篇”第20条“陶公少时作鱼梁吏”,刘孝标以吴司徒孟宗曾有此举,便“疑后人因孟假为此说”;<sup>⑤</sup>“尤悔篇”第15条“简文见田稻不识”,刘孝标注驳难“文公种菜,曾子牧羊,纵不识稻,何所多悔”,从而断言“此言必虚”;<sup>⑥</sup>“惑溺篇”第5条“韩寿美姿容”,刘孝标注称“(韩)寿敦家风,性忠厚,岂有若斯之事?诸书无闻,唯见《世说》,自未可信”。<sup>⑦</sup>如此等等,皆属凭空翻案。

刘知几称“孝标善于攻谬,博而且精”,<sup>⑧</sup>纪昀誉“其纠正义庆之纰缪,尤为精核”,<sup>⑨</sup>似乎未可一概而论。就以驳难纠谬而论,《世说注》共47条,其中以情理礼法而纠驳者即16条;另有10条,仅凭尊号、官职、称谓等枝节歧义而认定“非也”“穿凿”,甚至斥“谬”、斥“妄”,不仅数量居其半,而且立足与立论也有违于注释原则。

### 三、结论

在刘孝标之前的注释传统,大约有三:汉儒注经,重在章句训诂,解释字词;魏晋玄学注经,变为阐发义理;裴松之注《三国志》,则更变为博采异同,以“(陈)寿所不载,事宜存录者,则罔不毕取以补其阙;或同说一事而辞有乖杂,或出事本异,疑不能判,并皆抄纳,以备异闻;若乃纰缪显然,言不附理,则随违矫正以惩其忘;其时事当否及寿之小失,颇以愚意有所论辩”。<sup>⑩</sup>萧艾《〈世说〉探幽》中的《刘孝标与〈世说注〉》曾详论“裴松之《三国志注》与刘孝标《世说注》”,分类举例对比,认定“刘孝标《世说注》是以裴松之《三国志注》为蓝本的”,而且“孝标对松之师法惟谨”。<sup>⑪</sup>可是,从注书角度论,问题可能正是出在这里。

裴松之《三国志注》,乃是原书“失在于略,时有所脱漏”,并且是“奉诏使采三国异同以注”,因而“奉旨寻详,务在周悉”以“上酬圣旨”,书成,更自得于“绘事以众色成文,蜜蜂以兼采为味”;<sup>⑫</sup>而刘义庆《世说》,分类剪裁,片言传神,聚近代名贤逸闻轶事于一编,以清微简远见长于当时,以隽永神妙见赏于后世。刘孝标既“留情于委巷小说,锐思于流俗短书”而为之作注,<sup>⑬</sup>却以裴松之《三

① 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第853页。

② 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第896页。

③ 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第858页。

④ 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第492页。

⑤ 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第692页。

⑥ 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第905页。

⑦ 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第921页。

⑧ 刘知几撰、浦起龙通释:《史通通释·补注》,上海书店1988年版,第86页。

⑨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二十七,“子部·小说家类一”,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第14页。

⑩ 《上三国志表》,载《三国志》(5册),第5册,中华书局1982年标点本,第1741页。

⑪ 萧艾:《〈世说〉探幽》,湖南出版社1996年版,第58页。

⑫ 《上三国志表》,载《三国志》,第5册,第1741页。

⑬ 刘知几撰、浦起龙通释:《史通通释·补注》,第86页。





国志注》为范本,以注史之法注小说家言,是否涉于南辕北辙,抑或不解风情?即如“看杀卫玠”,作为志人小说,《世说》注重的是故事传奇性,而作为文献家,刘孝标究心的是地点准确性,即据《永嘉流人名》诸书订正“玠亡在豫章,而不云在下都(建业)”。<sup>①</sup>即便“看杀卫玠”的不是下都人,那也不可据此否认豫章人确有可能“看杀卫玠”。“品藻篇”第19条“明帝问周侯”,“周曰:‘陛下不须牵颀比’”,刘孝标驳曰“颀死弥年,明帝乃即位,《世说》此言妄矣”,<sup>②</sup>其断案依据,仅仅是“陛下”两字,而又恣其击难,未免求之过甚。

如前所论,《世说注》1880条,其中人物身世小传、故事他书异闻与质疑驳难纠谬多达1400余条,占据75%的比重,而词语与典故解释仅280

条,不足全书注释的15%。注书以释音义、释疑难、释典故为重,《世说注》轻重悬殊如此之大,大有异于注书传统。裴松之《三国志注》尽管解释字词甚少,但释词时不忘注音;而刘孝标释词则全无音读。《世说》采缀传闻,不避口语,摹写逼真,又体现出中古汉语口语化的过渡;刘孝标于此用力不足,既偏离原著的旨趣与用心,又有违读者的期待与需求。何故导致如此,究其原因,在于刘义庆乐为名士知音,以小说家言作风流鉴赏,刘孝标意在史事征信,以文献学家作考据补正,故《世说注》在增强原著史学征信力的同时,也部分背离了原著的好尚立意与秉笔倾向,并由此带来顾此失彼、反客为主与凭空发难的注书缺失。

## *The New Accounts of the Tales of the World and Liu Xiaobiao's Notes to The New Accounts of the Tales of the World*

WANG Lihua

**Abstract:** *The New Accounts of the Tales of the World* classified well-tuned sentences item by item and recorded briefly anecdotes of famous characters in Wei and Jin Dynasty while *Notes to the New Accounts of the Tales of the World* was a supplement and annotation of the former. The former was the appreciation and comments of those interesting stories when the latter paid attention to the authenticity of these anecdotes. In total, there are 1180 annotations in *Notes to the New Accounts of the Tales of the World*, the emphasis of which were the introduction of life stories of those outstanding figures, the supplement of relative records, which were used to verify their facticity, and a small number of explanations for vocabulary. Therefore, the intention of Liu Xiaobiao's notes was to examine the reliability of these anecdotes. Liu's method was the imitation of Annotations to Records of the Three Kingdoms by Pei Songzhi and different from the note books in Han Dynasty, which stressed more on the explanations of words. *The New Accounts of the Tales of the World* recorded dialogues more with spoken language while *Notes to the New Accounts of the Tales of the World* noted fictions with the same way which was often used to annotate historical books that emphasized the truth and reduced the explanations of complicated words. On the one hand, this method did ensure the credibility of *The New Accounts of the Tales of the World*, on the other hand, it also deviated from the initial purpose and style of writing in the original book, so it also brought the shortcoming of losing the trees for the forest, a guest supplanting the host and launching an attack without foundation.

**Key words:** *The New Accounts of the Tales of the World*, *Notes to the New Accounts of the Tales of the World*, difference and similarity, gain and loss

(责任编辑:申 浩)

① 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第614页。

② 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第514页。

